



世间只剩我记得麻公公

□周绍杰



能懂的诗

乡下的绿

(外一首)

□刘国华

油亮的绿
是七月流火的杰作
绿意淌成河
绿色的泪汗熬干
天上的毒阳
要抽走它们的脊梁
与庄稼一样不愿屈服的是我
的父母
瓜蔓奔蹿
玉米林昂首挺胸
我的父母弯下腰身
汗滴如雨
润不湿焦干的土地
绿植的品性需要烈日锤炼
我父母的坚韧早已熟成
即使是可数的收成
他们也学会了忍耐、吞咽

父亲的倔强

父亲的周生长满了倔强的盾
替他遮挡命运的创痕

父亲的一生是把倔强的刀
英勇地砍向生活的浪涛

父亲的田园种着倔强的草
一辈子学不会顺风颠倒

父亲的足迹走成了倔强的河
弯弯拐拐到不了大洋的方向

父亲的脾气长成倔强的牛
站在荆棘中喘息也不回头

父亲的倔强深埋在心底
从不露一点点抱怨与叹息

父亲高举着倔强的帅旗
亲兵母亲卫护在他的背影里

(作者单位:重庆市石柱县职教中心)

村粮食得以保全。

他心肠柔软,格外疼惜孩童。我七八岁那年正月赶鹅,不慎摔死一只鹅。害怕遭到责骂,我躲在屋后直至天黑。寒意之中,麻公公寻到惶恐的我,将我带回家,端上一碗温热的红苕稀饭宽慰我。次日清晨,还亲自送我回家,委婉为我求情。

他生活清贫,却常常惦记我们几兄妹。每逢古昌赶场,总会省下钱买麻糖、水果糖分给我们,淡淡的甜味,温暖了我的少年时光。

邻里遇困,他一向热心相助。乡邻刘祖云深夜急症,求医艰难。六七十岁的麻公公,凭着硬朗身板,连夜背着病人穿行崎岖山道,这份古道热肠,我久久难忘。

1980年,我考上师范,远赴长江边求学。麻公公由衷为我高兴,拿出麻糖相送,郑重叮嘱:“读书不易,走出乡土更难。日后当了老师,踏实做人,用心教书。”几句朴素话语,指引我数十年从教之路。

1986年,麻公公身体日渐衰弱,住进了古昌幸福院。1987年开学前夕,我和妻子专程前去探望,递上二十元钱。一辈子节俭的老人,笑得像孩童一般知足。望着苍老单薄的他,我难以想象,眼前平和安静的老人,当年曾挺身而出保卫乡邻。

1988年一场开学工作会,成为我们最后的永别。分管教育、民政的副乡长是我的老友,当日开会迟到,说起刚料理完一名五保老人后事,逝者已经送往殡仪馆。我心头一沉,追问姓名,确认正是麻公公。自此山水依旧,世间再无相见之日。

岁月流转,老屋几经修缮,乡邻各奔东西,旧日印记渐渐消散。如今,很少有人再提起刘清先这个名字。没人记得他剿匪护乡的果敢,没人记得他一生管水、到老不休的勤恳,没人记得他让屋助人的善意,也没人记得一碗热粥、几块糖果蕴藏的温情。

往事慢慢被时光掩埋,唯有我始终铭记。

遗忘本是人间常态,长久怀念,是我送给老人最后的敬意。麻公公,纵使世人渐渐淡忘你,我也会一直记得。记得你一生坦荡,心存良善,以平凡之躯守护乡土、温暖旁人,也照亮过我的人生路。

这世上或许只剩我一人记得他。只要记忆不曾消散,他就从未真正走远。

(作者系重庆市荣昌区作协会员)

的空地都没有。麻公公体谅我们难处,主动让出一间房屋,两家共用养猪。那个年代农家寸土珍贵,这份厚道,我们一家人感念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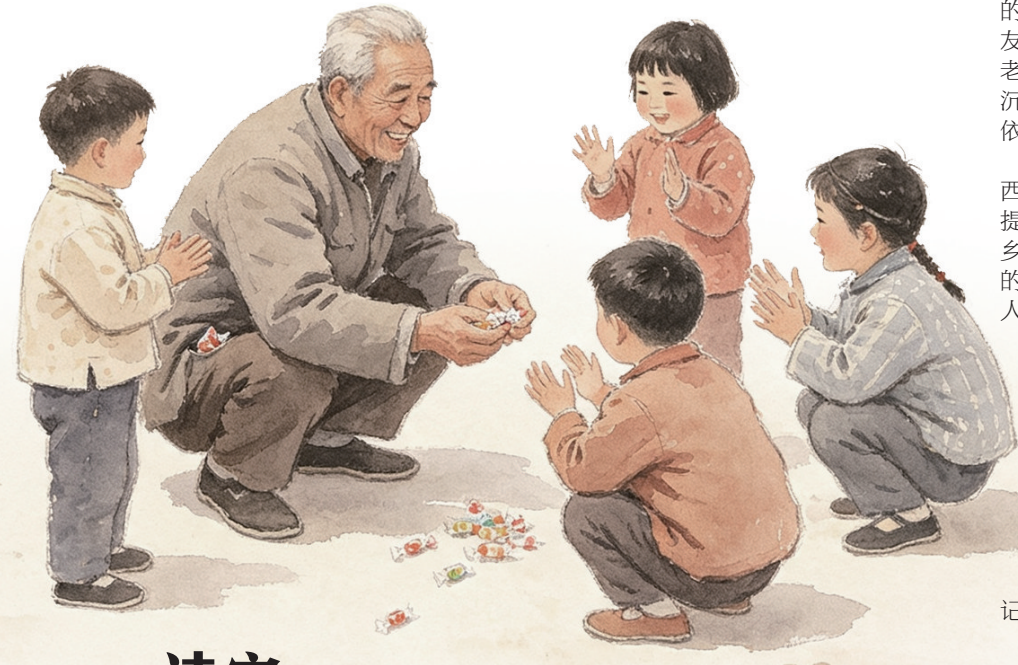
不少人以为他举目无亲,其实麻公公有两位姐姐。姐姐在世时,两位外甥时常回乡探望。大外甥王梨学转业后在乡上任职;二外甥树林赴朝参战,是伤残军人,晚年定居荣昌仁义。世事无常,姐姐早早辞世,外甥们也相继老去,麻公公晚年,再无亲人登门相伴。

生产队时期,麻公公专职管水。整片田地、塘堰、沟渠,哪里渗漏、何处需要疏通,他一清二楚。天色微亮便扛起锄头巡田、修补堰塘。塘底堵漏繁重棘手,旁人难以胜任,农事大多仰仗他。

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生产模式转变,不少人得以清闲。已是高龄的麻公公依旧闲不住,常年奔走田坎,巡查水渠,加固田埂,默默守护耕耘一生的水土,不计酬劳,不求虚名。

麻公公未曾读书,却通晓农时。早年乡间缺少历书,何时播种、何时防汛,他判断精准,时常提醒队长与担任生产队会计的父亲。

一年秋收晒谷,连日晴空,满坝稻谷静待风干。众人都以为天气稳定,唯独麻公公提醒:“今夜有大雨,抓紧收粮。”大家望着晴空不以为意,父亲信任他多年务农的经验,组织乡亲连夜抢收。夜半暴雨如期而至,全



请客

□刘成

有几年,母亲每天傍晚都要走一条固定的路线。从绣衣池出发,经南渠河菜市过小西门,沿山路爬到大觉寺再原路折返。母亲走不快,右腿像拖着一件无形的重物,总比左腿慢半拍。那是她脑溢血落下后遗症的第三年,最早在县人民医院“兵荒马乱”地抢救过,接着又去内西街张医生诊所按摩了一段时日。后来为了省钱,母亲停了所有的治疗,打算靠清晨和傍晚两趟“转路”,一点点改善右边那半边身子的麻木和迟钝。

那天,母亲走到外西街粮站附近的岔路口,忽然听见有人喊她的小名。回头一看,竟是她的二姑爷。

母亲的二姑爷,我们称呼二姑大大,是我外公亲二妹的丈夫,在老家乡场上的粮站上班。母亲随父亲搬到城里后,他们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两人站在街边热情地寒暄,二姑大大说他到县城,是来开粮食系统的一个什么会。母亲听后,赶忙邀请他开完会一定来家里吃饭。二姑大大先是推辞,母亲说:“来都来了,哪个也得到屋嘛。”二姑大大便答应了周末来。

母亲回家把这事儿告诉父亲。父亲听了,眉头微蹙,说二姑爷是稀客,如果招待不周,就不像样。

母亲没接话,屋里安静下来。

那时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人上班,微薄的工资要养活五张嘴。母亲的药虽说停了,但五个人的吃穿用度,样样都要从那一份钱里抠。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听见外屋父母压着嗓子说话,商量了很久。周末转眼就到了。

母亲天不亮就起了床,去食品店门口排队。那时候买肉要赶早,去晚了只剩些边角料。她买回一块二刀肉。瘦肉剁成抄手馅,我们几个小孩帮着理葱、剥蒜。母亲剁馅的时候,左手不太使得上劲,刀落下去总有点偏,她就吧砧板挪到靠墙的一边,用整个身子抵住。

我和哥哥,还有妹妹,我们三人围坐在堂屋的小桌边,跟着母亲包抄手。母亲右手不太灵便,包出来的褶子一边紧一边松,但每个都端端正正地排在笊箕上。父亲则把肥肉切成细小的颗粒,下菜油锅里炸。油脂在锅里噼啪作响,慢慢缩成金黄的油渣,父亲撒上白糖,又起锅晾着,说这叫“樱桃肉”。

平时家里做饭都在门边的蜂窝煤炉子上,那天父亲特意把堂屋一角的灶也生了起来。两个灶眼一起烧,一个煮抄手,一个炒菜。父亲在灶前忙得额头冒汗,白背心洇湿了一大片,嘴里还不停地问母亲酱油够不够?醋在哪儿?

临近中午,二姑大大来了。红光满面,气宇轩昂,他比父亲也大不了几岁,但整个人透着一股公家人特有的利索。母亲赶紧把他让进堂屋,请他在唯一的长竹椅上坐,又把泡好的茶双手奉上。灶前的父亲回头招呼完,又转回身去继续忙。

抄手下锅,父亲守在灶边,拿漏勺轻轻拨着。锅里的水渐渐浑了,一个个抄手先是沉底,水开后才浮起来。皮子松垮

垮地翻动,像被撕裂的薄纸。父亲凑近了看,脸色一下变了,压低声音对母亲说:“遭了,今天这抄手皮子不经煮。”

母亲快步过去看了一眼,没有说话。

父亲急得拿漏勺去捞,一捞更碎,抄手馅全漏进了汤里,只剩些花花绿绿的面皮在水里翻滚。

最后端上桌的,是一盆面皮汤。汤是浑的,面皮不成形,馅全散在里面,淡红的是肉末,绿的是葱花,绯红的是泡椒碎,浮浮沉沉,像一锅大杂烩。

热气后面,是父亲红着的脸。他把筷子递到二姑大大面前,喉咙里挤出一句:“二姑爷,将就吃。”

二姑大大愣了一下,很快把筷子伸进盆里,夹起一箸面皮,说:“好,这样吃更有味。”他嚼了两口,又喝了一口汤,连声说好吃。可我分明看见,他那碗汤喝到一半

